

著 名 學 文 界 世

套

著 譯 理 楨 戈 紹 郭 莊



外 套

The Cloak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三 月 初 版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九 年 四 月 再 版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實

原

譯

發

發

經

著

述

行

行

售

價

者

者

者

所

處

四

角

N. V. Cogol

莊 紹 楨

朱 炎
明 書 局 代 表 人

啓 明 書 局

上 海 四 馬 路 三 二 八 號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本 書 編 號 163

小引

資源委員會運務處惠贈

在農村茅簷下，在野孩子及老農村夫的擾聲中，用十幾個黃昏匆匆譯成這本外套。

作者用了笑中含淚的諷刺手筆，暴露十九世紀帝俄時代的官僚專制的罪惡。可是在現階段的中國官場中，不也是這麼黑暗嗎？

郭戈理是俄國偉大的鄉村文學作家，他一生中一部最重要的著作是死掉的農奴（或譯作死靈魂）書中的吝嗇的地主，運命悲苦的農奴等典型人物，和現在中國農村間的人物是非常相像的。

譯者是一個在農村生活的青年，原因是我愛農村生活當，然我的周圍是充塞着污穢，嘆息，和饑饉。情形也和當時十九世紀農奴制度的俄國非常相像，然而目前的中國已經超越了農奴制度的發展途徑，走向殖民地的路了。民族的危機的深刻，已非革命前的俄國可比。中國大多數農民所要求的，是反抗最凶惡的帝國主義的侵略。

每個黃昏譯外套的時候，周圍擠滿着野孩子和青年農友，一面他們要我教農民國語讀本，一面問長問短的，問我寫什麼故事，我就講講外套，他們都覺得定命論者的阿卡基·阿卡基維契實在可憐可笑。

外套的故事，告訴我們的是一幕陰慘的悲劇，沒有光明世界的啓示，但是郭戈理決不是一個消極的厭世者，他肆意笑罵當時的俄國人，一面暴露，一面也在積極追求解放。他在死掉的農奴中說：

『……呵呵，俄羅斯呵！你飛到那裏去呢？……馬鈴響著嚇人的聲音，攪亂了空氣成了暴風雨，雷霆在怒吼。俄羅斯跨過了地上的一切，飛着了。別的國民，諸王國，諸帝國，都閃在一邊，讓開道一面，發着獸，在轉着眼睛看！』

在十九世紀，他早就預料到蘇聯現在的光明了。

而我實在是沒有力量譯書，且匆匆譯畢，匆匆寄出，錯誤之處，祇希識者有以指正。



在某省的某局裏……可是不明明白白
說出某局較好。一切的機密處呀，聯團呀，事務
局啊，倘說一句話，沒有像所有的做官階級更
喜發怒的。在現在人們都認爲自己一個人受
了侮辱就像社會全體都受了侮辱。卽在最近，
是那一個城市卻想不起了。有個警察局長提
出請願書，在請願書裏明記着國家的各種制
度已瀕入危殆之境，他的神聖的職權被妄自
濫用，作爲證據的，在請願書裏附呈一本龐大
的傳奇小說，每隔十頁，有警察局長登場，在某
種地方，竟有現出昏醉的姿態。這樣，爲避免各

種沒趣，就將這問題的局，稱爲『某局』無多大關係吧！卻說，在某局裏，有一個官吏服務着——官吏並非執行重大職務的。身材短小，面部微麻，頭髮帶紅，眼睛有些水汪汪的，額上稍禿，兩頰略皺，而臉色是那種所謂痔跡……但是，沒有辦法呀！這是彼得堡氣候的罪過。至於官的等級（因爲在我國第一必須說明等級）是所謂萬年九等官的傢伙，誰都知道，以拚擊不能還咬的人而作爲善良習慣的文人們所肆意愚弄，嘲笑的等級。這官吏姓巴西馬金（Bashmachkin）這名字的由來，顯然出於短靴（Bashmak），可是在何時，在怎樣的時代，在怎樣情形之下出自短靴——這誰都不知道。父親，祖父，以及堂兄弟，舉凡姓巴西馬金的一族，都是穿長靴的，靴底一年不過換三次。他的名字叫阿卡基·阿卡基維契。或許讀者感覺這名字有些奇妙，以爲是故意想出來的，但是這名字決不是特意選出來的，無論如何不能將其他的名字給他，可斷言是自然地發生的。因爲有這樣的緣故：假使我的記憶不錯的話，阿卡基·阿卡基維契是在三月二十三日深夜出生的。現在已死去的母親是一個官太太，一個氣質優秀的女人，很好的預備着爲孩子施行洗禮。當她還睡在向着門口的牀上，她的右手立着一個叫伊凡·伊凡諾維

奇·安羅西金(Ivan Ivanovich Eroshkin)的教父，乃是當時元老院的舊參事務官，是一個很高貴的人物。還有教母是警察區分局長的夫人，叫阿利娜·賽米諾夫娜·皮羅勃留西可瓦(Arina Semyonovna Bielobriushkova)也是稀有的善良溫雅的婦人。他們向着產婦，說出三個名字請她選一個好的，馬克亞(Mokiya) 蘇西耶(Sossiye)或者索性就因殉教者霍達扎脫(Khodzazet)的名字命名。『討厭的，』已死的女人想了。『都只是難聽的名字。』他們爲使她中意，翻到曆書別的地方。這樣，又來了三個名字：是托里費列(Triphily) 屠拉(Dula)及瓦拉哈西(Varakhasy)『啊，這是天罰！』那年老的婦人說了。『這個那個，都是些什麼名字！我當真沒有聽見過這樣的名字。』瓦拉達脫(Varadat)或者是瓦羅赫(Varukh)那倒也算了，什麼托里費列什麼瓦拉哈西。又翻到曆書的另一頁，這一回翻出巴赫西卡漢(Pavsikahy)及瓦嚇基西(Vakhtisy)『唉！我已經明白了。』年老的婦人說，『這是孩子的命運。既然如此，這孩子就叫他爸爸的名字吧。爸爸叫阿卡基，兒子也仍舊叫阿卡基吧。』因爲這樣，所以成功了阿卡基。阿卡基維契這名字。嬰兒受着洗禮，其時他哭了，恰像豫感到他將來是九等官似的。

頻皺着臉。要之事情的發生總是這樣的。如此不厭其煩地解說也是萬不得意的事情，因為這樣才使讀者們了解，無論如何不能叫他別的名字了。他在什麼時候進入官廳的？誰委命他？關於此點，沒有一個人想得起了。局長和科長們幾番更迭，而他依然是原來的樣子，原來的地位，原來的職務，充當這文書十年如一日。最後，人家都這樣想了：這個男子配合穿制服禿着頭生活在這世上的局裏對他毫不尊敬，看大門的守衛當他通過時並不立正，好像以為飛過蒼蠅什麼東西似的，看都不看他。科長們對他用冷酷壓迫的態度。如某副科長連『請抄』或『這真有趣，是好的抄寫』這類話也不說；或是說些像服務人員間有禮貌的好聽些的話。總是將抄寫的東西向他鼻端一塞就算了。他也僅向抄寫的東西看一眼，不問這是誰差他的，對方有沒有這樣的權利，就接受了。此後就很快地小心抄寫。年輕的官吏們，盡其僚屬間拙劣的譚話來揶揄他，在他面前造出關於他的趣聞。說他的女房東，有七十多歲的老婦人時常打他的，問他們兩人幾時結婚；又將紙片散在他頭上，說是雪。可是阿卡基·阿卡基維契好像在他面前並沒有誰，一聲不響。因為這些事一向與他的職務沒有妨礙。他受這樣討厭的惡戲，卻在抄寫上

沒有錯一個字。只有玩笑開得太利害，妨礙他的工作，碰動他的臂肘的時候，他才開口，『別麻煩我，爲什麼要那樣作弄人家？』而且他說話的聲音，有一種異樣的響動。在這裏面，好像有哀訴於人的東西，因此使一位最近任命的年輕男子看同僚的樣子揶揄他，突然似胸受衝擊那麼中止了。此後在這年輕人的眼前，一切都好像一變，看見的好像跟以前全然不同了。某種超自然的力將他和以前當作聰明而交際的同僚隔離了。此後一個長時間內，即使在極愉快的時候，那『別麻煩我，爲什麼要那樣作弄人家？』的滲入人心的聲音，那禿着頂的，身材短小的官吏的姿態就想像出來了。在這滲入人心的聲訴裏面，更響着別一種說話，『我是你的同胞呀。』在他長長的生涯之間，好幾次，他看見人們的內心是如何的薄情，藏在聰明有教養的裏面，而且，啊！就是在高貴的清廉之士之間，也潛伏着多少兇惡的野性。致使他禁不住戰慄。

這麼樣把自己的職務當作終身大事地生活的人，在別地方果真還有嗎？僅說他熱心地工作是不够的，他簡直是熱愛着服務。在他寫字的事情中，他看見千變萬化的一種愉快的世界，在他臉上，隨時現出和悅的顏色。如某種文字他非常中意，抄到這樣的文字，他就得意忘我，



或是笑，或是做迷眼，甚至連嘴唇也幫起忙來。只要看他的臉，就可以一一讀出他的筆下所表現的文字。假使依他勵精恪勤而給以相當的報酬，那要使他吃驚，恐怕要補五等官了。然而他所得到的正像同僚們愛說壞話的所說，不過是胸上的鉸具及腰裏的瘡病，可是並非說對他沒有任何人注意。有一位長官，是個親切的人，爲了賞他長年的精勤，要命令他做比寫字稍有意義的事情。即是叫他將已做好的抄寫，作成報告書送到其他的官廳的工作。這單是改一下名銜，將各處的動詞由第一人稱改作第三人稱的工作。然而這在他是當作天大的事情了，差不多汗流滿背，拭拭額上的汗，終於像悲鳴般地說：『不，還是讓我抄寫些什麼。』從此之後，他依舊用筆過他的殘生。他在抄寫以外，好像沒有什麼事了。對於自己的服裝，簡直不會留意。他穿的制服綠色褪了，變成紅色的黴斑，因爲領頭短而狹，所以他的頭頸雖不長，還是從領口長長地突出的，好像那扮外國人的俄國小販頭上頂了幾十個石膏手工的小貓轉頭頸的樣子。在他的制服上，常時附着乾草、線條等東西。有時候，他走到街上，看見剛巧那窗上投下各種芥屑的時候，他就在下面通過去，因此他的帽子上面，隨時有麵包屑或是甜瓜皮之類帶着。他有

生以來從不注意每天街上來復發生的事情，誰也知道，他的年輕的同僚等，目力很好，甚至看清楚對面走在行人道上的人將袴帶鬆散，看見了這樣的事，總是臉上浮着狡滑的薄笑。但是阿卡基·阿卡基維契即使看見了什麼，那在他眼前的什麼以上，除見自己整齊的筆跡所寫的字行之外，再不見什麼了。假使從什麼地方來了馬面跑到他的肩上，從馬的鼻孔裏向他的頰上吹出一陣風，那才使他覺得不是在自己抄寫的字行之中，而是在大街的中心了。他一歸家，就坐在餐桌邊，很急的喝着甘藍菜湯，添一些玉蔥及一點兒牛肉，不管味道如何，將蒼蠅什麼東西，或當時附着於食物上的一切東西吃光完結。待發覺胃部已經飽滿，他就離開餐桌，取出墨汁壺，抄起帶回家來的抄寫文件了。如果沒有什麼抄寫，爲自己娛樂起見，他故意爲自己做一份抄本。特選的那種抄寫，不但是文體綺麗而且是什麼新人物，有身份的履歷。

彼得堡的灰色的天空完全褪色了，一切的官吏們都領了薪水，隨着自己各種的嗜好，吃喝得相當飽滿，誰都離開了官廳裏的鋼筆聲響，齷齪的奔命，把自己的和他人的不能避免的職務，以及自己願意接受的各種事情做好以後，透一口氣的時候，官吏們急急去享樂殘餘的



時間：靈敏的男子向劇場跑，有的徬徨在街頭向女人的帽子邊看，赴夜會的是去奉承那裏的官吏社會的美貌女明星以消磨時間，有些人——這種人最多——只向自己朋友那裏去，住着三層或四層樓屋，有別室廚房的僅有兩間的房屋，節省飲食和行樂而費去很高犧牲才辦的洋燈和其他一些小擺設，看似很時新的——總而言之，所有的官吏都羣集在自己同僚的小屋裏，嚼着三分錢的餅乾，飲着玻璃杯裏的茶，吸着長煙管的煙草，一面玩着骨牌的時候，一面談論着俄國人隨時不能避免的關於上流社會的廢話，假使沒有什麼話可講，就重複談論着那個司令官的永久的逸話，他們報告他法爾可耐所作的紀念像的馬尾巴給誰斬斷的故事——要之，即使沒有一個人不在耽於逸樂的時候，然而阿卡基·阿卡基維契卻沒有什麼娛樂。沒有誰能夠說在什麼夜會裏見過他的姿態。他抄寫到心神恍惚，想到明天上帝給他抄寫些什麼，就微笑地睡了。甘心一年拿四百盧布的薪俸，能够安於自己的運命而度着和平的生活。假使在這人生的行路上，不僅是九等官，以至三等官、四等官、七等官，及其他的文官，不爲誰忠告，也不受誰的注意，沒有那種種的不幸，恐怕這樣的生活會送他到老境吧！

在彼得堡，年得四百盧布或領到近如此數的薪水的職業者，有一個很強大的敵人，這強敵不是他人，是北國的嚴寒，雖說這對於健康是好的。恰在每天早晨八時到九時，到官廳去的人滿街都是這時刻中，牠特別嚴厲地，不容赦誰的向人們的鼻子上痛刺，可憐的小官吏們困苦得不知道要往何處去。即使是相當高的官吏也因這寒氣凍得額上發痛，兩眼滲出眼淚，這時刻，可憐的九等官吏們，有時，全像沒有手腳的樣子，唯一的補救，是身上卷着薄的外套，竭盡氣力快跑過五六條街，然後在守衛室裏腳踏好幾時，等待融化那在途中凍了的業務上的技倆與才能。阿·卡·基維契雖然常時努力在途上奔跑，但有時他感覺着在背上及肩膀什麼地方特別受痛。最後他想了，或許他自己的外套的什麼部分沒用了。他回到家裏仔細地察看，的確有兩三處，背上及兩肩簡直已像薄棉片，毛呢擦破得可以透視，夾裏也襁褓不堪。該曉得阿·卡·基維契的外套，也是爲同僚們的嘲笑之一。他們將這個不稱爲外套，而叫做『半身褂子』。實際上這外套確是變相了。因爲拿來作其他部份的補布，所以領頭一年短一年，而且補得表現不出裁縫師的技倆，實在難看得太不成樣了。事實如此，阿·卡·基維契。

維契不得不將外套拿到一個叫彼得羅維契那裏去，他是住在昇到四層樓的裏梯子地方的裁縫師，雖是個單眼滿臉麻子的男子，但替小官吏及其他各種顧客修補袴子或燕尾服卻很乖巧，那當然限於在他不喝酒，不抱任何企圖的時候。關於裁縫師的事，當然沒有多話的必要，但因爲凡是小說中的人物的性格，有表白清楚的定例，不得已，也依樣將彼得羅維契介紹一下吧！起初他叫哥利高力，乃是某地主家的農奴，當他取得農奴釋放證書，同時就起了彼得羅維契的名字，而且開始猛烈地飲酒。最初只限於大祭日，後來只要曆書上有十字或者是教會的祭日，就拼命地喝得泥醉，關於此點他是忠實於祖先的習慣的，所以和他的老婆口角的時，就罵出『俗物』或『德國女子』。然而既然提出了他的老婆，那麼關於那個女子不能一句話也不說，可惜的，知道得這個並不多。只知道彼得羅維契有個老婆，戴着便帽，不是頭布，但是在縹緞一點上，怎麼看也不能說好，只曉得她出去的時候，那些動着口髭發出一種特別的奇聲向她帽底下偷看她的臉，是一羣近衛的兵隊那一種人。

向通到彼得羅維契的住屋的樓梯登上去，這樓梯——說老實話，完全是濕濕的污水，照

例像彼得堡家家所有的裏梯子一樣，階段上浸着刺眼的酒精的惡臭——阿·卡·卡·卡。維契一面登上樓梯，一面早在想給彼得·維契多少錢，他決定不多給兩盧布以上。門是開着的，因為主婦在燒什麼魚，廚房裏充滿着濃濃的煙，連油蟲也不能看清楚。阿·卡·卡·卡·維契連主婦也沒有留心，他就通過了廚房，終於走進了房間裏，他一看，那個彼得·維契在未上油的木頭桌子上，像土耳其的總督那樣盤膝坐着。他的兩腳，照裁縫師工作時的習慣光着的。最先使人注目的，是像龜甲一樣厚而硬的變形指甲，是阿·卡·卡·卡·維契早就看慣了的。彼得·維契的頸上掛着絹絲和棉綫，膝下放着襪襖的布。他在三分鐘前就在用線穿針孔，可是穿不過去，他因房間的黑暗發起怒來，終於將線也丟了。『通不過去，畜生！燒了手了。這地獄！』嘴裏這樣嚕嚕着。阿·卡·卡·卡·維契選着彼得·維契發作的時候來了，他覺得很沒趣。因為他喜歡在彼得·維契稍有醺然的時候，在他的老婆說他『獨眼小鬼，被濁酒醉亂了』的時候去定做些什麼。當彼得·維契在這樣的情況下，大抵討價很低，肯聽話，甚至有禮貌的表示感謝。這是很很有道理的，其後他的老婆哭來了。說家裏的老板醉了，所以發癡討這樣便宜。